

錢文敏公全集

茶山文鈔卷之五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

鉞 錯

伯珙 致純

校字

子中銑

中鉞

記一

增修良鄉縣儒學記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直隸省試榜發江浙士子占籍獲售者衆御史以爲言

天子下九卿集議特嚴其禁是時良鄉縣知縣吳君教授蔣君訓導劉君方增修學宮別立講堂將使士子肄業其中而蔣君爲之師毅然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工成

請記於余余曰諸君子可謂知本矣毆陽子之盲曰病之中人乘乎氣虛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今占籍者之紛紛而來也或亦有所乘此其法先自治而毋以急攻爲也人之趨利也甚矣雖多爲之禁防猶不止焉禁愈嚴則利愈大卽觸重罪有不顧冒籍之罪不能更重於發囊胙篋也其利又非特發囊胙篋也雖峻其防庸能已乎且禁之而已亦非邑士大夫之幸也何也其所益者一其所損者亦一直隸解額百占籍者得太半焉去之是增額太半也是其益也然士輕去其鄉而就試於此必文藝稍優於地著邑之士人非痛自責勵務求勝於所優則不得售焉去之是得之

甚易而可廢學也是其損也其所益者科名之事也其所損者學問之事也科名之與學問輕重不可同日語矣然則有損而已其益吾不知也今夫水之行必趨下爲之隄防以壅之不能止也且有潰決之患培之使高雖導之不來或反注焉良鄉古燕地若李景略梁德珪文章政事載在史冊流風餘韻未有艾也況今密邇京師爲首善之地多士誠以讀書力學爲事務取法於古人而不斤斤於一時之得失彼占籍者將望風而却走焉又何禁防之足云諸君子可謂知本矣雖然諸君知是之爲本而抑知更有進也今

天子崇儒重道慎簡視學之臣諸君誠能仰體教思重

自振勵非時藝之是工而經史之必究母榮利之是驚  
而禮義之必尊陶之洗之又磨礪之加薰沐焉數年之  
後將見道德明秀風俗茂美所謂樂學之道成而頌  
天子太平之功者於諸君有厚望寧獨爲決策發科地  
哉請仍以歐陽子之說進

### 三烈婦記

烈婦多矣此何以記記竒節也湯氏娼家婦李氏婢也  
出污泥而不染故曰竒李氏者其事益竒而死不死未  
可知也未可知曷云烈存疑也疑從重

### 湯氏

天下之有爲而爲者非其至者也有爲而爲者非特其

利也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古聖賢之盡之者盡其在我而已盡其在我則無求於人非以見信於吾君父兄弟夫婦朋友也盡其在我則常歛於己非謂吾已克盡乎臣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古來之以奇節苦行表著於一時揚名於後世者其皆所不得已乎吾不敢謂安常處順之一無可表見也亦不敢謂表著一時揚名後世者必以奇節苦行見也然而世每津津樂得而稱道之舜之於父子周公之於兄弟皆其類也其有爲而爲者耶其無所爲而爲之者耶曾子之養親也可謂先意承志視無形聽無聲矣孟子僅曰可以孝之本無可滿也而閔子特以孝稱楚懷王之於屈原也斥

之放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而行吟澤畔冀君之悟  
卒至憔悴自沉於江而不悔嗚呼其何所爲而爲之耶  
世之稱節義者吾知之矣務耳截髮殘毀支體刎頸縊  
首之死靡他其行甚苦然或者篤琴瑟之好顧名義之  
重耳烈婦湯氏則大不然烈婦潘陽小家女也非有詩  
書之教母氏之訓也其嫁於某甲也食貧居賤無以爲  
生夫也不良視如讎寇非有惕於非義之不可爲而恩  
義之不忍背也侯氏者名媼也某甲舊所狎也侯氏以  
其資爲某甲娶婦非爲某甲娶婦也侯氏老而將謀代  
焉烈婦之始嫁也某甲與侯氏陽暱之繼而甘言以誘  
之華衣美食以豔之不可則怒詈之挫辱困苦之加籠

楚焉凡屢死矣而終不可而終以死嗚呼烈婦何爲者  
耶士大夫不幸而處倫常之變慷慨激烈以瀕於死亦  
未有如烈婦之酷者也君父雖不賢亦未有必欲其臣  
若子爲下流不肖如烈婦之所爲者也卽有欲爲其所  
爲而迫之以若是之酷委曲隱忍以自免於死天下後  
世未有不哀而諒之者也爵祿在前刀鋸在後自非特  
立不懼鮮不爲其所移讀書明理之士平居侈談忠義  
一旦遇事變或稍稍改節焉且以命名終者比比也烈  
婦何爲者也

李氏

李氏蜀之隣水人袁榮妻也本農家女不知書美而性



沉毅歸榮生子數周耳木工閔子儒嘗以備至其家見氏而悅之謬與榮密者假室而同居與氏宇相對也氏勤女工不數數出子儒問與語多不答居一年未嘗見其疾言且喜笑聲也欲挑之不敢發將以暴而懼爲隣里之所聞則給榮曰某寺之田肥質之廬而耕所獲且倍榮信之攜妻子往耕焉廬去寺遠左右無居人而田實瘠乃不及向所耕榮悟其給已誓之將遷而依其兄子儒念事不成不如殺榮彼婦人何所逃將遷之夕氏方篝燈爲組紆聞其室有大聲特異趨視之則子儒已持斧擊榮死矣氏大呼出戶子儒追執之手斧而示之曰而夫已死而將焉往此地去人居二三里而號安所

得聞亟止而啼否則與而子俱死斧下矣拉而閉諸房  
加扃焉氏遂不復啼子儒旣埋榮屍率婦若子與俱遁  
行山谷無人之地七日而達巴縣鍵氏於室賃田而耕  
則復無左右隣居者也居三年氏未嘗與一語子儒晨  
出暮歸出則扃戶佩一刀甚利雖寢臥不暫脫氏自念  
吾與讎人處三年矣彼伺吾密吾無可報讎者不如死  
復又念曰吾不死於斧今自引決勢必與吾子俱死死  
則晚矣矧讎終不可復而又失吾身且吾伯氏不知不  
且以吾與若共謀以殺吾夫者乎居久之復又念彼之  
日夕伺吾者以不與言也佯與之言彼必喜不疑乃得  
乘間以白吾寃遂與之言且歡洽子儒果大喜解佩刃

啟戶竟出氏度其去遠抱其子走未數里遇縣役悉愬其事令拘子儒至訊之得實遂伏法嗚呼氏之所遭大不幸矣其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可得白中且輾轉自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其事往往與古人合論者謂其獨少一死耳當子儒伏法時持讎人頭以祭榮之靈遂自殺以報之豈不真誠千古一烈丈夫哉氏之死不死未可知然吾知氏之必死也夫人能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言不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較之義不反顧號涕憤激以死於讎人之手或宛轉自裁於溝壑之中將孰難而孰易耶氏顧讎籜之忍而爲其所難獨不能爲其所易耶且氏縱不死而以不爲其所易而并

沒其所難非儒者與人爲善之道也故序而記之

李氏

烈女姓李名蘭香長安諸生李氏婢也年十六父某以貧故得錢十五千鬻焉烈女性沉靜寡言笑無事不出外室出則亟反遇諸僕無一語亦未嘗獨出也李生以烈女之不凡也不以婢畜將爲求偶而字焉其僕張三者與烈女齒相若私計得之而未敢自達欲挑之者屢矣不可得間積二三年愈欲得之會李氏有貴客盛爲張具舉家入厨下命烈女返樓中取具張三竊知之尾以行烈女登樓張三扃其門自後擁之烈女怒批其頰益持之堅烈女大呼而樓去厨中遠不得聞烈女益大

呼張三度事不成且敗露欲殺以滅口而倉卒無兵刃以麻稽刺其腹深數寸遂死李生妻怪烈女久不至命小婢矚之樓扇則亟以白李生生與他僕至抉門門爲堅梯而上張三踞屋角發石擊僕顛呼曰蘭香死矣門不可開也李生詐曰第下且得活吾無苦汝乃下執之官論如法故事婢妾之以節烈死者其主不得入節孝祠表墓而已嗚呼世之論人也將徒取其家世閥閱足以取重一時已哉將別其賢否而論列之也禮貴者不與賤者齒特其生存無事之日貴賤不可混耳若其立節表行卓卓不可磨滅則其出於庸流下賤者爲尤難且家世閥閱之足以取重一時者何限其嘖嘖爲當時

所矜慕既死而猶稱道之弗絕則在彼不在此安在其  
爲貴爲賤也雖然烈女之烈非獨於其死然也其嚴正  
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已見於平日矣彼特葆其性之所  
固然而守其行之不可污而何祀與不祀之足云

郭孝子復讎記事

郭尙貴楚人朝有子也徐行醉與朝有鬪而傷病五十  
二日死吏驗訊抵傷而釋之尙貴年十四母姬氏弗以  
告殯泣而誌之曰讎復乃葵居十年尙貴壯有室姬氏  
壽尙貴拜於庭姬泣曰兒知吾生而忘而父之死乎曰  
敢問其詳導於殯跪而告之曰徐行實殺而父吏以爲  
病杖徐行而勿罪也我婦人也汝幼且弱讎之并命無

益吾是以勿汝告也而殯以俟汝今汝幸成人不報何以葬而父尚貴聞命號而出求之弗得潛於里門夜徐行醉晉於衢尚貴以斧擊而殺之反告母也而自歸於獄論死時乾隆二十三年也二十六年

上命囚久繫者減死尚貴改徙姬盡鬻其產以贖焉尚貴歸葬朝有

雲海松濤圖記

向讀前人遊黃山諸記惘惘者久之顧以薄劣遭逢聖明待罪禁近青鞵布襪非所宜云傳有之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夙昔所夢想不得終陟深阻踐羽人之幽期託諸吟諷誌永矢而已

黃山固極幽又天都始信諸峰礪谷廻互斷絕或假樹木藤韃黃緣以通與雲氣相連絡遊者不得爲猿猱飛鳥往往半道阻險倦去以故諸竒怪窳僻崖藏芒矚以來莫得記述雖古寺老衲第居山中轉述聽聞矜竒駭異以詫遊者大都指虛躡影非所歷睹矣卽有好事者不過涉其藩籬登其堂階止耳未必能盡探其竒也而發爲嗟歎溢諸文詞已令人洞臍心目流連愛慕如此夫蓬萊方丈瀛洲特方士荒誕悠謬之說世猶羣歆豔之况實有此境在邦域之中道不出千里無神風大海之隔而能無戀戀於中乎往者輒自署爲黃山外史今屬武林沈君同邑張君爲雲海松澗圖縣之壁因記幀



首又聞之山窮僻無可佐食飲故人不多往暫往亦不可居然山中道士往往多二三百歲者汪勗初云

環翠亭記

余讀史漢外戚世家觀其所以興及所由廢敗喟然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信哉人臣幸得託肺腑致位將相不務公忠愷國吐哺握髮登選賢士大夫以勞公家惟臺沼狗馬以甲第遊駟相誇耀甚者穿城引水僭擬遠制奪官私田舍以自封殖不爲子孫世守計毋怪乎赫然一時不旋踵而禍敗廢斥爲天下笑也慶公雲溪佟氏

孝康

孝懿皇后外家也其先自遼歸

太宗文皇帝有功後從

世祖入定中原功最與范氏俱爲開國元勳稱首佟氏  
公者二人他爲貴官一二品以上甚衆其勲在

王室載

國史者先後相擊焉雲溪以才武爲讜章京典禁兵直  
宿衛司門禁鎖鑰啓閉身長八尺善騎射勇力過人然  
雅好文史工書畫常與余遇直次輒縱談往往自多其  
書舍所謂環翠亭者邀余過之亭數楹池環其前卧石  
以渡有堂有軒軒之後爲藤架前爲廊廊之前竹數百  
竿稍西翼然而高黥然而深者爲樓爲奧室又折而西

爲射圃雜蒔果蔬棗桃百餘株草亭一時方盛夏濃  
綠交蔭蔚然清涼可以忘暑美哉環翠之所以名也然  
方不過一畝曲折數步略盡輿包跨陵谷窮極幽阻者  
若堂坳之與江海不可以度量道里算數其大小也然  
而雲溪樂之坐嘯其間羅列古人法書名畫焚香煮茗  
品題之興至揮翰墨淋漓盈紙污及袍袴間以詫客  
客亦樂之與其抵掌論議終日不倦此視臺沼狗馬馳  
騁飲食爲樂者何如哉夫朝廷之於勳舊未有不欲終  
始保全之者也歷觀上古網亦少密矣要亦自有以致  
之人情雖甚不肖豈樂禍患而厭安全而卒不免者哉  
中於驕矜而忠生於多欲也雲溪家世閭閻其與金張

許史梁實之徒何多讓焉若與之比權絜勢不可同日  
語矣終以謹飭多所退讓百年以來子孫富貴不絕然  
則我

國家之於勲戚恩禮厚而制不使有踰勲戚大臣之所  
以兢兢業業以貽子孫與子孫之所以世守其業者方  
之前代豈不相懸萬萬哉語曰卽小可以見大行其鄉  
其國可知也登其庭其家可知也斯亭亦云

聖武遠揚西域效順

大閱禮成恭記

乾隆二十有三年冬十一月

皇帝既定西域條支奄蔡安息扞罽于闐之屬自史傳

之所缺載荒遠不可稽者莫不望風輸款出其馬牛羊  
橐駝獻於軍門願爲外臣比於四十八部於是左部哈  
薩克布魯特等既先後入覲而右部哈薩克汗遣其子  
卓蘭及塔什罕城回人布魯特首領復來覲京師  
皇帝幸盤山遂大闢於南苑將以宣示

國威震懾無外非徒簡軍實修教明諭國道也而先是  
回部居準噶爾西數千里其和卓狡服叛不恆我師既  
定伊犁益大興屯田陽關以西侯尉相望蔚爲沃壤乃  
以百勝之威鼓行而前霆擊雷震遂荒西海而先是我  
師平伊犁執達瓦齊阿睦爾撒納乘機搆毀規爲四部  
台吉長將竊踞焉而不虞我師之速濟也既屢敗逆謀

弗成賊黨日益離叛乃奔哈薩克哈薩克卽古大宛其汗阿布賴畏我

威德將執之以獻賊覺背遁奔俄羅斯窮竄以死而先是準噶爾酋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噶爾丹策零之子也暴虐其衆喇嗎多爾濟纂之達瓦齊又篡之日尋干戈民不堪命其啟關而來告者旁午於道阿睦爾撒納最後來乞師

皇帝不忍其民之無罪而罹荼毒乃

命將軍班第征之踰阿爾台入伊犁犁其庭達瓦齊跳而走追及之於格登遂俘以歸不數月而大功成前史未之有也而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拉布坦盜劫我馬跳梁於北路我額駙超勇親王策凌擊敗之策妄僅以身免而先是噶爾丹憑恃其遠侵略諸部

聖祖仁皇帝赫怒親征陳殺其妻阿喇噶爾丹仰藥死事載

親征朔漠方略中方準噶爾之強也侵我北邊劫我西域以

兩朝數十年之憂勞一再克之時會弗集延息於今及其衰也禍延於牀第之間變生於骨肉之際篡奪相尋亡不旋踵夫伊犁之地非不廣且饒也阿爾台之山其爲險隘自若也四衛拉特引弓躍馬之衆非少於曩時

也

皇帝謀諸九重之上發之萬里之外蹈瑕批隙如摧朽  
株然而兵不過數千期不過數月無懸車束馬之勞無  
亡矢遺鏃之費金鼓所致應聲而靡而綽羅斯之族無  
遺種焉故曰事變異而成功大天時人事各有會也韓  
愈曰凡此蔡功維斷乃成

皇帝內斷於中動與天合故能視萬里如戶闔雲合響  
應收功於萬全而無疑不然天與不取坐失事機古人  
之太息於事後者豈少也哉軍興以來我中土之民未  
嘗有轉輸征調之苦安西甘肅邇邊之民安其耕鑿如  
無事然江南治河歲費金錢數百萬河南山東亦如之



四方之偶以水旱偏災告者賑恤之費亦如之過師於  
衽席而人不知勞以天下之羨供軍儲人不知費非至  
仁大勇其孰能與於斯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  
乎夫寇在遠而備在邇古人之所譏也有步伐止齊之  
可觀非臨陳決幾之可用亦前事之所戒也

皇帝握機提紐神謀天維因糧於敵以夷攻夷不以勞  
中國士馬收勝於絕域而京師武勇之士滿洲蒙古漢  
軍二十四旗及前鋒護軍數萬衆韜其武怒無以自試  
因以策勲飲至之先張皇其氣而振作之且使遠夷之  
來者賸士馬之多且壯旌旗之盛戈甲之精銳鎗礮之  
威進止之齊陳之堅號令之明以肅

聖天子躬擐甲冑撫而臨之呼聲動天士氣百倍咸曰  
天子六師可以排山岳傾江海而不必用不過命將一  
二人出師數千人而已發蒙振落摧折吾素所畏恐而  
服役之者如是不益足以消其傑鷲之氣而堅其歸向  
之誠乎此千萬年綏靖之猷豈直三年大閱五年大蒐  
周禮之故典哉語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斯言諒  
矣臣伏攷史記大宛西南夷傳自樓蘭姑師以西近者  
二千里遠或數千里弱者數萬強或數十萬語多夸失  
實今拓地二萬里至於西海史記所云不足以當一昂  
吉然且漢使數十百輩所賞幣財物無算貳師之擊宛  
也少年邊騎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馬騾驘十數萬

戍卒十八萬由今以觀何其憊也然張騫鑿空多傳會漢使尋河源安所謂崑崙有微辭焉故遷作禮樂八書而不及兵乘駟腹之典行於武帝而書不載非無謂也自周禮而後蒐閱之禮稍見於開元大率仿高齊宇文周法宋制略備亦仍前代具其儀節而已蓋其時皆未有殊勲絕烈足以震懾中外者聊以農隙講武循故事焉臣以菲材待罪

禁近我

皇上淵衷默運克敵制勝之妙非管蠡可窺測伏讀

聖製西師詩一千七十字乃得略識顛末及

親臨校閱復得從諸臣後侍黃幄之右仰見

聖武布昭軍容赫奕實足以超越前古垂示無疆不勝  
踴躍慶忭之至輒忘其鄙陋拜手稽首而爲之記若其  
行列進止之數則軍禮存

岳樂圖記

木蘭週千里山川沃衍林草豐茂飛走之屬宗生朋遊  
以繁以都我

皇上紹

前烈順天行白露旣零選徒行獮四十九旗蒙古及新  
附厄魯特回部諸蕃長莫不鱗集仰流屬彙景從所以  
詰戎示度甚盛典也其山之最著則有若興安大嶺巴  
龍乘蘇臺若鄂爾楚克哈達若查克丹鄂佛羅若僧機

圖雄奇秀拔不可殫述其北圖曰岳樂巒嶺之內一峰  
嶢然色如青蓮石勢凌森瓣萼承跗蒼松丹楓藻繪滿  
壁圖經所闕莫得而詳焉岩側石穴有虎乾隆十有七  
年壬申秋

皇上行國學以神鎗再發而殪刻石以記之又十年辛  
巳秋九月臣維城扈

蹕於此奉

命爲圖臣伏見兩崖相去三百餘步中距溝樹石參錯  
精視弗辨而神鎗所施火不虛舉敬讀

御製虎神鎗記鏤哉偉而

天威之震神械之應如此乎其靈異而莫測也夫事有

微而察著邇而徵遠斯豈特服猛除暴震疊於一時一地而已哉我

皇上文武天縱廣運數萬里外妖狐狡兔跳梁竄伏於穴窟之中非不憑恃遼阻而皆已電燭霆震一舉而收之今之負弩控弦而從者皆所目擊而神懾者也則卽以此鎗爲妖腰亂領之先聲而屬員龍旋屹立於崖之側者謂與伊犁格登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共昭

聖武於萬萬禩誰曰不宜臣以丹青末技獲睹斯盛不勝榮幸而爲之記

重修繩匠衙衙關神武廟記

人情有所不安者大抵暱近而忘遠親戚之遠或不如

鄉里之近此大惑也然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道以相親愛故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起於家庭達於里巷皆自其近者推之今夫鬼神由人心生也其道雖杳渺不可知而實不遠於人情其聰明正直而壹者尤當以人道求之蘇氏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固無遠之非近也而神明盼蠶亦必自其近者記曰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古之人未有不敬其里者而况其里之神而嚮者乎繩匠衡衡舊有關神武廟去維城居數十武庚辰歲戶部侍郎于公將遷居

賜第屬余曰神武廟與敏中同里敏中歲時主其香火今以屬子維城瞻拜廟貌則丹青黝昧榱棟傾圮風雨

烏鼠無所蔽除慨然曰鄉先達有寄居吾里者苟或寢處不完衣履多缺猶將敬進而葺治之况明神所棲衛宇相望而視其傾毀將就殘廢吾輩幸有一椽得寢然寢息其下乎與于公謀所以新之于公曰是某數年之志也於是與刑部尙書秦公告諸同里共襄厥事其有慕義而來者聽之洪洞劉君秉愉秉恬昆弟居去廟尤近朝夕臨視便俾董其事而編修裴君麟聞之獨出七百餘金凡歲餘工畢歆者扶之缺者補之塗墍黝堊又丹碧之壯且煥矣更以其餘買旁屋之舊隸於廟者收其庸以贍廟祝規制粗備爰記其顛末勒諸貞石俾入廟而見神之霽日在吾左右如父兄師保之切畏敬之



念油然而生且益敦同里之誼并以告後之居是里者  
循緒而時葺之庶久久勿壞云

西安縣重修儒學記

聖人之道平易中正其近始於闔房子弟和順孝敬之  
節推而極於邦國天下明天察地之盛不爲幽奇恟悅  
之言不爲驚世絕俗之行其淺者愚夫婦可以與知而  
學士大夫或不能知焉自世教衰微異端並起釋氏老  
氏乃以其虛無清淨之說破碎大道以繆愚天下天下  
無智愚男女老少壞其身家離其骨肉相率而從楹施  
販依狂易奔走卽有一二豪傑自命之士大聲而疾呼  
之莫可救止若是者何哉義利之辨不明而禍福之說

有以中之也。儒者論是非，不論禍福。其言淡泊而不足信，難以家喻而戶曉。此歐陽子本論所爲反覆而三歎也。我

國家撫有九寓

聖聖相承，治化翔洽，正學昌明。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稽古右文，擴西域二萬里之地，設學校而柔之。文教覃敷，伊古無匹。二十七年秋，維城方待罪秋官奉

命視學兩浙。明年七月，試士衢州。衢州爲浙西南邊地，扼閩粵江右之衝。康熙十三年，耿逆弄兵，總督武定李公謀知之，卽疾驅據守，賊阻棲霞嶺不得下，乃以間道

出溫台處州縣相繼陷沒復自衢之旁邑掠金華嚴州  
至於分水李公居城四圍中悉力調度卒以蕩平故浙  
東之郡多爲賊所殘破獨衢以公故城池學舍壇廟倉  
庫得完此固公之忠誠亦衢之士民咸知大義有以助  
之也西安爲衢附郭邑自李公用兵以來七十餘年學  
宮歲久不葺多坍敗諸有司方謀新之邑故生員邵貞  
幹妻杜氏遵夫遺命首捐白金一千兩於是邑士民踴  
躍恐後知縣張君錫錦劉君甫崗先後倡率復遴紳士  
徐汧葉斌徐瀾吳士本董其役自戟門大殿崇聖祠及  
明倫堂忠義祠以次修理輪奐逾於舊是役也經始於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乾隆二十八年八月迄工糜白金

三千一百三十兩有奇有司告成於學使者於是學使者執筆而記曰

國家建邑首立學宮祀先聖先師命學官試民之俊秀者補生員如額以教以養涵育而薰陶之德意甚厚而諸生或不能謹守師說流於曲學不稱

朝廷重師儒以樂育人材至意夫邵氏發耳不死其夫以千金之重不爲琳宮梵宇之助而修夫子廟此學士大夫有難能者嘗讀詩至兔置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而賢人衆多也至汝墳曰文王之化行婦人能勉君子以正也至殷其雷曰大夫妻能以勤勞閔君子而勸以義也夫王者之治其化學士大夫易而化野人也

難化野人易而化婦人女子尤難是故好德而勸於義  
與其君子相勉以正不肯既死之命而以其費上助  
聖天子蕪蒸棫樸之治其所見何如也向非  
國家教化涵濡百年之久道德一而風俗同天下咸知  
崇正學而黜異端惡得有此哉二南之風不專美於前  
矣若良有司之董率經營紳士之慕義而趨事亦有足  
多者得備書之

雲和縣重修儒學記

處州北界金華西控衢東南距台溫在萬山之中無尺  
寸平壤可耕之地其田率在峰頂及腹或裁山足澗啓  
而築之勞苦倍他郡其俊秀者田務畢乃讀詩書學爲

文以應童子試故處州之士農而士者也而雲和在處之西南去郡百二十里本麗水之浮雲元和二鄉明景泰三年以巡撫孫元貞請置縣地不滿百里皆崇山深溪無可壘闕在處尤以貧寡稱其解讀書應試者六七十人耳乾隆二十七年冬余同年友寧羗王君以餘姚改調茲邑下車則蹙然曰古者諸侯獻士於天子小國歲一人今試童子者不及百自明嘉靖辛酉百數十年來邑無登甲乙科者其何以稱

朝廷牧民養士之任及謁夫子廟又蹙然曰學校爲儲才地今頽廢不治有司春秋釋奠無以展敬又何以勸多士乃與教諭姚君梅訓導侯君麟謀新之各捐俸以

先於是邑之士民競踴躍不逾年而落成規制宏敞一復其舊二十八年秋余來按試羣請余記之余聞古者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故士爲四民之首農次之然入則橫經出而負耒大率士而農者多也處其有古之風耶田蕪不治則農恥之經不明行不修則士恥之處之士其有愧於古之農乎然吾聞山川鬱積之氣其有所發者則必有所息息之久而復發則其發也必盛處之人文莫盛於宋自元迄明亦少息矣其勃發而益盛將在斯時歟今

聖天子棫樸作人四海之內無有遐僻咸蒸蒸向化而王君適以其時崇修學官以振興文教爲已任所謂迎

其機而導之者耶知府李君告余曰王君之爲治愀愀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余以其事考之良信因書之以應士民之請

中山書院記

名有異而實同說有是而實非不可不察也古者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皆學也今郡縣各有學京師有太學皆官爲給食或賜田太學則有膏火郡縣學則有廩糧有學租以贍貧乏

國家養士之厚如此而賢有司之留心教化者往往擇高等弟子員與民之俊秀別立舍以教之名曰書院書院與郡縣學其敎一也所謂名異而實同者也癸未秋



予試士溫州閩郡志見李維楨郡學記曰周公立學科  
條構矣孔子家在洙泗士就而學焉非創爲室也俗儒  
不察別立書院召致生徒舍官師而惟是之從於是國  
有二師里有二弟子夫孔子未嘗創學室是也而以書  
院之設爲國有二師非也教不本於先聖先師而流於  
異端曲說雖以一人爲之猶二師也不然雖千百人猶  
一師也維楨蓋惡夫當時王畿李贄之流而不知其立  
說之過此不可不察也溫州舊有東山書院在華蓋山  
雍正壬子巡道芮君復傳移建積穀山未竟而罷今巡  
道三韓徐君知府甄城李君力興復之別擇地中山中  
山者溫之祖山也鳩工庀材逾半歲工畢名曰中山書

院而以東山故址爲童子學凡舊田之爲吏民所隱者  
釐而出之於是有學舍有廩餼五縣之士弦誦其中旁  
及他郡嚮風而至可謂盛矣夫教化治之先務而俗吏  
忽之宋光廟時謝司諫守永嘉下車數月責民之私公  
田不應令者歸之學闔郡驚歎陳傅良記之謂吏方急  
他務而謝獨加意學政以爲難今二君之爲治其與司  
諫何如也惜郡志不載謝守事而子又無傅良之學言  
無足取重聊以維楨之說論列之如右

中山書院題壁記

癸未秋九月予試士栢蒼時溫處鐵嶺徐君溫州知  
府甄城李君方復興中山書院旣各爲文以記之且邨

寄其緣起而屬余序以試事亟未果越十餘日抵溫州  
謁至聖已與諸生會講於明倫堂循故事也諸生以次  
序講畢乃進而詔之曰自古道德與事功無二理也卽  
文辭何獨不然古之爲文辭者皆以明道非若今之爲  
文辭者也然今之爲文辭亦何獨不然夫所謂文辭者  
非徒求工於字句格律之間揣摩勦襲以爲弋科名拾  
青紫計也

國家設科目以取士亦非欲得若輩而用之也然而卒  
不廢此者蓋將以規其實焉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聖賢垂訓切於日用不能引而近之與一  
身之言動及天下之事相發明不能得其解卽得矣而

憑虛索渺無所依據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諸生所云  
蓋循時師之說比附敷衍於聖人講學修德之道無所  
得無所得卽不能發揮於文辭以求效於事實其爲文  
必不工工亦不適於用非

朝廷立學校設科目以取士及賢有司興復講堂延名  
師以振起文教之意諸生其戒諸旣以告諸生退而錄  
之以質二君俾書之書院之壁而別爲文以應其請

### 三瑞圖記

天人感應之際根於理驗於氣理不可見而氣可見卽  
氣亦不可盡見而氣之著物也無不可見大風揚塵沙  
天地晦暝物之值之也枯者折萎者屈反是而爲和風

輕雲隨之旭日暄之甘雨澍焉百物欣欣遂長於其間  
此非氣之可見者哉然氣之著物於物徵之物之感氣  
不能於氣徵之於是善言氣者不於天於地不於天地  
於物不於動物於植物是說也吾得諸子思子思曰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者  
傾者物也培之覆之天也此以地氣徵天氣而以植物  
之氣徵天地之氣也何取乎植物也凡物之有盛衰枯  
長此動植之所同也然動物之於天地無所依著其附  
於地者非不遷乎地者也植物者止乎所生之地而不  
遷氣盛則天地之氣通氣不盛則天地之氣塞其盛衰  
枯長皆物自爲之而所生之地無所改此可一望而知

也審是而人之積善積不善天之降祥降殃豈復難知也哉夫以地氣驗盛衰枯長此形家之言也以盛衰枯長歸諸物而因以驗天地之氣則吾儒之言也侍郎雲亭熊公家南昌其祖塋之在寶林者忽產紅豆數株芝草叢其下羣鶴翔其上人皆以爲祥熊公圖之以示余余惟公之來撫浙也勤於民事外嚴而內寬未明而起深夜而息凡所以興利而除弊者講求而亟行之若不俟終日然古稱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庶幾有焉夫一命之士苟心存利物於物必有所濟况大臣承

朝廷封疆之寄得以專制一省者乎吾不能以三者之祥卜其地之吉而獨以公之所爲卜三者之爲祥也或

曰鶴爲動物紅豆與芝皆植物也不足以徵地氣乎此  
形家之言余未之學也

茶山文鈔卷之六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

鐵

伯壘

子中銑

致純

校字

記二

嶧縣重修學宮講堂記

教之盛也國與家不殊學其衰也人自爲學古者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以次升樂正司馬以次選教學於此取才於此上有董戒而家無異說是以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周衰學校廢孔子與其徒講明而切究之聖道不明於上而盛於下此學之一變也漢興諸儒修七十子之



緒各以師承教授鄉里生徒或千數百人太學博士宗  
其說不敢背於是博士有經師上與下無異學而有  
異教唐宋元明講學尤盛然其既也黨同伐異爭立門  
戶國家之患亦往往因之夫講學盛事也經術事功之  
所由生節行之所由立人心風俗之所由正然而非得  
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不立也持之者其惟學  
校乎我

國家

聖聖相承崇重學校凡所以表彰六經訓飭多士者靡  
不至天下之學內則總於祭酒外則總於學政向之衰  
衣博帶虛談性命者靡然而息豈非學有統宗千載一

時之極軌哉或謂學校取士專尙制義士不窮經而取給詞章雷同勦說之弊興敦行力學益不逮於古嗟乎此學者之過非教者之本意也夫

朝廷以文詞取士豈不欲其原本經術言可施行哉士自不以經術爲文章非文章不可以見經術也不揣其本而訾其末雖解而更張之庸有效乎此亦有司司鐸者之責也壬午之冬余奉

命視學於浙特嚴月課之法令諸生以時旁通諸經上其籍按季而覈之浙東八郡人文推紹興嵊縣在紹東南隅較山陰會稽爲弱先是寶君忻令茲邑下車未久以興起學校爲己任時學宮歲久將圯謀於邑之好義

者咸樂輸工未竟調去黃君汝亮繼之益力任不怠卒底於成崇閎輪奐視舊有加焉宮之左偏爲講堂亦廢不治教諭汪墉起曰是墉之責也夫與黃君分任其事偕訓導孫昇捐俸以倡且謀於衆衆曰是烏可不治爭先焉是二役也一始於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一始於乾隆二十八年十月皆以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畢工共糜白金五千兩有奇官爲勸士民各董其事吏胥無旁落故爲時有遲速而工無不堅告成於予予曰學宮講堂示民有學也三君子亟亟爲此與邑諸紳士不惜勞費歷歲月而圖成者豈徒以其名哉當思不負此官與堂者是宜合而誌之以告將來

和母張太君慈訓記

紹興通判和君錦母張太君生和君及旬而寡苦志守孤卒以成名其懿行備見於孫虛船何克思齊次風周少湘諸先生序記士大夫皆能言之甲申夏六月予試士會稽和君手錄太君之所以教者凡十數條示予予讀之喟然曰是先正格言也豈特賢母之所以訓子哉太君之訓皆和君幼時家塾中語然推而廣之立身行己致君澤民不外乎是可謂約而該矣通判於郡爲閒曹所司者水利會稽東界江北濱大海中間溪河湖蕩支派交錯如螺紋然隄埝修築有時閘壩啟閉有分寸節度一不盡心則民受其患予之始得見和君也在癸

未之二月其貌庭言半而喘問之曰日往來於湖海間  
濕淫所爲也今年和君病良已然予在郡不三旬往海  
上者常四三焉和君以保身爲辭以閒曹自諉誰責之  
者而盡心如此太君之教及於民矣和君又告余曰某  
嘗夜讀書隣有責子者竊聽之太君適至問何不讀以  
實對太君曰父母孰不愛其子有過而責於內恐人知  
也輟讀而聽彼必知知且讎汝卽不然而人有過而竊  
聽之非忠厚之道宜益高聲以亂之某志此三十年不  
敢忘嗚呼卽太君之立心可知矣和君之爲子可知矣

吳貞女純孝記

吳貞女監司孟樵女字巡撫熊公之叔子叔子未娶而

卒貞女以死歸熊余有文以論其事熊公曰吾無以報之矣其始至也吾哭而逆之曰吾女也已既至不食者三日吾婦病目不曉衣不解者數旬吾無以報之矣余曰嗟乎夫人爲此而望報乎其卒而食同尊卑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名義至重非可易也且守之者難矣夫禮義之束人與囹圄桎梏同知其爲禮義而不敢越知其爲囹圄桎梏而不敢出爲君子一爲小人然其束而不敢一也若乃至性之所激發順之則生觸之則死生死爲一心乃如結夫安得解乎故激發乎至性者其事每多過乎禮義過之宜也彼其情非緣禮義起則又安知乎過若曰吾過矣而抑之則且有不及乎禮義者

矣先王知至性之人之不易得而日流於薄也於是爲禮義以酌其中禮義之設爲夫不及情者而驅而範之也父母之喪再期而止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且有泣血終身甘囚繫而不去伏節而死者則豈爲旣過也哉且天下之爲節義者多矣篤伉儷之情顧膝下之愛必有一端以係之於是茹荼守志老死無悔不得已則截髮務耳斲鼻世均以爲難貞女何爲者也無一父之好無一面之知無三尺之孤可撫而守而毅然矢死而不變貞女何爲者也無所爲而爲而又何以酬之且夫貞女不可謂不幸也古來忠孝之士遭時之變艱難困苦隱忍而圖之

者蓋有如貞女之所爲者矣而君父不之知甚乃屈折  
之小者督責大者放流置之死而後快不啻如仇讎然  
往往然矣貞女之孝吾子知之不可謂不幸也特慮吾  
子之尙未必盡知耳含悲茹痛之極有曲折焉爲君父  
者豈不欲其臣若子爲忠臣孝子哉何乃屈折督責放  
流誅死而後快也則未能深探其隱而人事或從而間  
之也夫臣子之所爲有極難耳求盡吾心固無望乎君  
父之知之也知且無望而望報乎以報爲幸則必以屈  
折督責放流誅死爲恨此亦與於不忠不孝之甚者矣  
故爲君父者推其曲折而知其所不及知與不欲知則  
亦已矣熊公曰吾終無以報之矣



九里洲梅花亭記

古君子之爲政也豈惟是簿書筐篋期會征發而已蓋將與其民優游漸浸於詩書禮樂之府如父兄之教其子弟朝夕勤懇而不能自己而其民之視上也莫不各有家人骨肉之愛相與樂其樂而憂其憂是以澹泊無事上下相安獄訟不興盜賊衰止乃以其暇周覽封疆循行阡陌或登臨嘯歌詠歎其事遠近傳誦侈爲美談歷久而不忘其在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相親也又曰毋以我公歸兮毋使我心悲兮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誌遺愛也三代以下此風已杳不可睹讀豐樂喜雨竹樓諸記猶庶幾其遺風焉辛酉歲家

大人自新城移宰桐廬桐廬介建德富陽間風俗醇茂山川清曠邑之西則子陵釣臺存焉傍邑則桐君採藥之所也其水自新安江而下至縣治左天目之水會而東爲桐江行二十里爲窄溪溪之南有洲亘九里無雜樹老梅不下數萬株當華時雪月彌望雖江南之蜀岡鄧尉無以過而居民樸不知其勝甲子之春家大人遊而樂之擬建亭其上以告邑士民邑士民奔走恐後有成議矣不數月家大人移蕭山夏六月水發徽歙平地高十餘丈桐邑當其下流洲之樹不沒者如齊歲大稔議遂罷壬午冬予視學兩浙明年奉家大人試士金華府訓導徐君曰紀桐廬人也以斯亭告又明年落成而

余復侍家大人金衢試士歸過之村民聚觀者肩相摩也時家大人去桐二十年嬰鑠如昔民相顧驚喜舊時父老相識者咸進問勞苦如家人歡所謂歷久不忘者其在斯乎徐君告余曰亭之將構也居民望見有紅燈二上下其處遠近異之又形家言亭在巽方有科第之兆雖都渺茫不足信然邑之士民服家大人之教久而不忘吾知其必有駸駸日上者是予之所樂觀其成也爰記數語付徐君勸諸石而并記司事及樂輸者姓氏於其陰示後人

江山縣重修儒學記

天下事其適然而得之者非其所必得者也非其所必

得則其得之也易而其視之也輕已以爲不甚愛惜而忽之人亦以爲不足貴重而忽之則雖以至美之物而失其所以爲美故曰物以罕而見珍事以難能而可貴也

朝廷設學校以養天下之士優其禮貌厚其廩餼懸爵祿以招之開科目以進之其所以待士者重矣故四民之中士爲貴然而窮鄉僻壤不見古人之書耳不聞聖賢之事朝釋耒耜暮操管而求之貿貿然爭勝於數十百人之中此數十百人者皆此類也得之則亦得之矣回視不得而操耒耜者猶吾類也於是士無以表異於民而民亦不以士故異之由其求之者無道而得之

太易易也夫人才不甚相遠其循循而日上也有其漸其循循而日下也亦有其漸彼見如是而能得則必求其如是矣必如是而猶不得則必求更進於是矣此其所以日上也彼見如是而已得則僅爲其如是矣卽不如是而亦可得則不必務及於是矣此其所以日下也衢州凡五縣江山介閩省稱劇邑其應童子試者千餘人多能文者故稱文士之盛在衢必首江山而弟子員額獨少乃不得比龍游前學使晉寧李公以爲言欲割龍邑之額以益之事下覆議時撫軍南昌熊公及余上言人文多少盛衰不可定設他日各有進退勢且紛更不如仍舊議乃寢及余歲試江山諸生猶以爲言余曰

諸生知江山人文之所以獨盛乎惟其人多而額少故  
難得而入爭自奮以求勝也苟增額如他邑則亦將循  
循日下如他邑矣昔孔子之論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是天下莫易於求仁也其告子夏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何難易之不同歟言其易所以誘凡民也言其難所以  
勉賢者也學問然卽科目何獨不然語初學以難則畏  
而廢學矣語成材以易則玩而廢學矣安於易者不可  
驟進以難習爲難者不可驟更以易難易之權教者之  
所以鼓羣材也且江山應童子試者千餘人其得補弟  
子員者纔十二人是以百人而得一也科舉之數每八  
十人而得舉者一人是不及百人也今弟子員歲科有

之而或數十年無一舉於鄉者諸生尙不能爭其所易而先畏其所難抑亦惑矣將所謂易者未必易而所謂難者有未盡耶旣以告諸生越明年邑將修學宮自雍正十年修葺以來三十餘年矣邑令及司教偕紳士協力而新之糜白金三千餘期年而成告於余因書之碑願諸生勉爲其難者邑令者某某也司教者某某也紳士不徧書董其事者某某也

修理鳳凰山記

自虞廷分建岳牧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岱華衡恒各以時至秩祀山川巡靖黎庶典莫隆焉乾隆三十年皇帝旣命江浙吏民之請將底績河海之防蓋自十六

年以來於今

四巡猶虞興也按浙江本禹貢揚州域在漢爲會稽郡禹貢之表九州也或以山或以河海浙之名省以江江之名浙始於山海經後漢書郡國志云會稽郡有浙江浙者折也以江多曲折而名莊子稱制江桑欽稱浙江故乘稱曲江皆是而江之奇尤以潮著杭郡東南濱海百里而近海有三疊龔赭兩山之間爲南疊禪機河莊間爲中疊河莊以北迄海寧城隄爲北疊詩傳所謂山絕水爲疊者也江水自富春來凡三折而達於海海朝夕兩潮過鹽官之尖山始怒繼遇三疊又爲江水所激抑乃益澎湃澎湃奮起旁迅爲隄害故江海者浙之門



戶要領也自乾隆十一年海潮由故道趨中壘南北岸  
爲坦途二十四年大溜北趨道海寧城隍

皇上宵旰憂勤不遑暇逸二十二年二十七年

親臨尖山循隄百八十里疇咨商權以奠民生川示效  
霧旣底旣鞏茲以善後求圖復勞相度維時撫臣熊學  
鵬謀於衆曰維江海浙樞

上所以來必有崇嶮隩區足以總攬全勢庶呈端曲以  
契天維僉曰城西南山曰鳳凰南宋之所都也其石曰  
排衙吳越之所開也其巔曰介亭祖無擇之所建也其  
巘曰月巘洞曰金星蔡襄蘇軾之所題銘也其高百尋  
江之三折海之三壘俯跡而竟惟此其宜撫臣度之可

體

上德意不以勞民捐奉以先數月集事閏二月

止自尖山來越日

幸其地天地開朗織雲不興風濤晏如江海一碧

皇上按圖徵形考鏡原委遙峰別汜以名自獻

聖情嘉說

賜亭曰江湖曠覽臺曰澄觀越日又

幸之

維城

謹按時邁之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

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般之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陶山喬嶽尤猶翕河言周王以時巡行諸侯百神受職

河嶽莫不感格也又言周王登此高山以道河嶽河雖

善溢翁聚不爲暴也惟天實右序之故敷天之下咸對  
周命我

皇上念率先典勤求民莫鴻章四舉滋液滲漉升名山  
望遠海與岳牧大臣咨訪道要以奏平成詩書所載其  
何以加茲禮成撫臣屬維城曰子職輶軒

巡狩所有事也宜記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淀河圖記

乾隆三十有二年二月之吉

皇帝將東巡乎天津先博觀乎兩淀發軔

御園館於趙北口

御安福艦清風容與韶景怡暢兩淀之中止頓凡五而

易衛二漳唐滋沙潔之水全流雜派成就考鏡枝條分  
明鑿淺疏淤積長補闕指顧之頃機宜萬千雖服古之  
士眠食桑經守土諸臣爬羅邑乘不能悉其曲折窮其  
浩渺者矣於是兩涯夾岸歡聲如雷疊踵駢肩拜跪鼓  
舞

皇帝樂水功之平成嘉民情之欣戴流覽餘暇發爲

天章勤求之誠指畫之切自然流露兼以考古証今抑  
靡崇儉體賅衆妙義盡羣方臣幸叨侍從隨榜人之後

露朱所賁快睹爲先謹錄二十六章爲一卷繪圖於後  
依約水郵不求形似冀託有司圖說之義焉臣錢維城

謹記

甘霖應禱圖記

我

皇上念切民依痼瘵在抱愛之如子視之如傷至誠所感庶徵時若三十餘年以來恒如一日乃者春舍望澤時霖稍愆

皇上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兆姓之命爲命法官問夜望景焦思已不啻瞻仰昊天云如何里之切

特詔禮官蠲吉四月十八日虔禱於天神地祇太歲壇先期於十六日

躬詣黑龍潭拈香行禮甫畢青冥效霧屏翳噓澤山川百源奔赴恐後

返蹕東園隨輦布獲自申達子綿延霧露土膏漸濡良  
穎勃發農抃於野商歌於市其感應也如形名影如響  
赴聲至誠格天莫捷於此古云陽感天不旋日豈不信  
哉臣伏攷詩詠奠瘞禮存皇舞三代以來或損滋露坐  
慮獄振窮事止修文應非旋踵然猶宣付史館傳播盛  
德今

皇上通神人於一氣和升降於一誠得請而喜小心不  
匱伏讀

聖製未雨以前惟切憂勞既雨以後益懋乾惕此聖人  
純亦不已之誠自然流露者也蓋

聖主之事天真如家庭視聽之密疴癢相關唯諾無間

在上蒼有愛而復勞之情在

聖主有善則歸親之義此無論羣黎順則身蒙滂澍之澤不知宵旰之勤臣等日侍

禁廷亦不過心領化神無能仰窺在宥者矣然鈞陶無量固難擬諸形容而涵煦有情聊用彰其物土謹給甘露應禱圖恭錄

聖製冠之卷首臣不勝踴躍歡忭之至臣錢維城謹記

萬樹莊記

新城東不十里有朱家村前明恒邸山莊也

國初爲本邑王氏有莊多古木遂以萬樹名刑部郎袁曙海之尊人奉常公幼讀書於此手植柳數十株今垂

五十年皆大合抱鬱然成林矣長山古於陵地其城南  
有魯泉曙海之祖產也王文簡甲申避地嘗居之曙海  
之伯祖平慶觀察爲文簡及門文簡晚年優游林下多  
魯泉題詠觀察皆刻石於壁王袁兩姓姻婭百年魯泉  
萬樹迭爲館粲維時文簡從子石丈山人丹青有名齊  
魯間因各爲圖畫集時賢詩記裝潢成卷兩家珍而藏  
之文簡裔孫紫峰旣重魯泉墨蹟而曙海亦慕先人手  
澤之在萬樹也至則徘徊不忍去二莊各田三百畝魯  
泉近山塲多廬舍萬樹屋少而地膏腴新城尹元和彭  
公爲通其情而互易之以圖畫授受無券直於是王君  
棄故宅而徙家焉曙海族居長山縣北之焦橋世守不



能去乃以莊爲別墅敘其緣起以告於余因記之而系以詩

聖駕巡幸天津恭記

臣聞河渠天下之至計也其大者曰通漕曰溉田而通漕又河渠之大計也其治以畿甸爲主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九州必首冀重畿甸也唐虞皆都冀冀三面距河河者八州所從達于都城之經流猶漕河也自漢以下始有漕運漢都關中所治不先汾渭襄斜以利漕也我

國家建萬年不拔之基實古冀州東境漕引東南以達京師惟運河爲經流其在大江以南天目具區三江之

水注之以逆于江江之北淮泗河水注之在山東沂汶  
漳衛入焉至于天津爲南運河潮白溫榆大通之水東  
滙于通州又東至于三會海口東西七十二淀合爲大  
清河鳳水永定清流會之滹沱別出爲子牙河會之同  
爲運河入于海爲北運河天津者南北運河之交畿甸  
衆水之所歸也

聖祖仁皇帝經營荒度凡六幸焉疏洩隄防悉經指授  
六十年間樂樂利利

世宗憲皇帝大修營田灌田萬萬頃我

皇上繼舊績恢前功不下戶闔而同九州宅四隩爰自  
畿輔以迄海宇咸奏平成乾隆五年修白塘閘治引河

導積水入于海河八年開楊家口引河支分清河利其勢十年始建格淀隄障淳沱渾流毋使北入淤淀起臺頭過靜海底西沽長八十四里有竒鑿月河起茅灣迤張青口東入于十望又東至于西隄建賀家口閘於天津東通湖汝上湖八里莊又東北建何家園閘備蓄洩上沿凌家口十一年開凌家口引河導坡水窪注五閘坡水窪以下如凌家口者四曰李七莊曰大任莊曰青寧侯曰蘆北口十八年修青龍筐兒減水埧濬引河二十五年漳北徙則築沙莊隄障之八衛以利運二十六  
年築文安隄自蘇橋至於馬村二十八年增天津五閘各爲二二十九年開南股新河自長村東流至左各莊

與故河合濬中亭河自十望過蠡山清河北支滙焉築石閘於留兒莊子牙漲則洩於滄港窪築龍亭閘於冀州東冀南濕水排之南東入於滹沱築石閘二於子牙河西隄導河閘任邱濕水之無歸者子牙支河壯則塞故河鑿新河二十里以爲正以其土爲隄復治五閘深之濬鹽水沽自秋漠東北入於海河三十年以來

皇上宵旰勤求按圖指畫因地之宜順水之性無發卒起徒之勞無增賦加派之費耕夫饒婦熙熙愉愉安享其成而青齊梁楚揚越之區細而陂池溝澮大而河湖江海莫不底績旱潦有資蓄洩有法田皆肥饒歲收畝或倍數鍾漕利便幸五月罷於時大倉之粟陳陳相因

盈囷不可概量僅以繩尺算之

皇上乃稽

祖制霈曠典普免天下漕糧天下歡聲如雷忭舞拜跪  
不知其自維時畿甸之民沐浴尤邇咸相謂曰

皇上顧念東南澤國屢勞

屬車慰臣民之望而天津近在甸服之內顧未得一觀  
龍光

帝何靳焉

帝曰俞惟茲水功畢興庸可不究覽以稽厥成乃錫吉  
日先期飭大吏毋侈供頓張綵樂以乾隆三十二年二  
月己未

啟蹕御園告行於

皇太后越三日壬戌至於趙北口若翼日癸亥

御安福爐自趙北至天津徑東西淀爲里二百七十一  
營六

蹕道所經皆數十年

唐漢經畫之地於茅灣見月河之成焉此東西淀所由  
分也天津清河兩道所戰也西則盧僧柴禾南則蕪糧  
淮流東則燕子口十望莫不順軌於中亭仰

聖鑒之精焉決永定河南隄復故道由牯牛注中亭議  
者之舛也亟

命塞之窟乃無滌化積水爲平田民食其利十餘年於

茲矣於蘇橋

聖祖仁皇帝御書在焉豐碑屹然雲日翔采

皇上維舟祗謁瞻仰徘徊爰製

宸章以紀

聖蹟又東逾長村至南股新河會同河舊有三疏爲四  
貫蒼耳淀漚曹家泊而下張窪黃淀胥得所歸乃復遵  
陸

臨于牙河越格淀隄通望全河總覽大勢冀州以南水  
歸其壑矣則有龍亭閘在河間任邱漚不汎濫矣則子  
牙二閘翕張於西隄焉渾流雖暴漲不爲害則留莊之  
閘蒲港瀦之故道迂曲新支暢流則以支爲正之策得

焉南望黃流北顧清淀長隄綿延割清渾之界屹爲中  
樞則格淀功最而莊兒頭迤南子牙入淀故道無隄者  
猶十二里有奇

特命接築之自王家口兩段隄以下形勢絡繹子牙永  
無入淀患其他工不在

蹕道者曠覽遐矚咸已鏡其源委三月乙丑劊越三日  
戊辰

蒞止天津周五閘度五河盡人事推天功

帝庸作歌勒石永紀遂

幸揚惠至觀海臺量水所極歸墟是宗水波不揚乃習  
水師練步騎簡軍實旌武士



旋蹕行殿

召羣官會食於和門資幣有差

帝曰朕所以來爲百姓耳凡所過糧十分之三除之其天津所部宿逋緩征銀七萬三千餘兩及債穀十三萬四千餘石咸免復

推恩總直隸逋欠銀四萬九千五百餘兩穀六萬六千四百餘石皆赦勿徵童子之應鄉校試者視邑大小增額民男婦年七十以上優以粟帛舟人應役者計其稍食而益之商之以鹽筴奏計者寬其期囚輕繫以上至軍徒減免如例又

詔大吏暨羣吏有執事於

行在者

賜一級其或望吏議皆復凡諸罷職以迎

鑾至者下所司籍其名得酌用

詔旨所下羣倫靡不霑溉自興隆莊東過揚惠宿麥被隴芻斐彌望千村萬落扶老攜幼蛾伏鬼趨以覲

天顏歌

帝德者駢肩接踵日萬萬計

皇上樂歲功之時敘嘉民說之无疆緩轡紆橈時降清問恩至渥矣情至浹矣

駐蹕三日以甲戌

旋旆循潞河

命築筐兒港坦坡遂憩南苑修一畝泉園河故蹟諸功  
畢奏河海均受治十六日庚辰

問安

皇太后回蹕圓明園臣忝列

禁近叨扈從二十二年隨

車駕南巡時

上念沂徐間多水患度地勢所便

命疏沂水注六塘鑿伊家河洩微山湖入運排羣議築  
河北隄

發帑金數百萬盡修山東河南江南北水道患乃永息  
三十年

上幸浙先是浙潮趨北壘海隄急

上親授方略增石塘立水誌至是功竣

上臨祝臣方督學於浙從

上登尖山循海隄下臨安茲復簪筆於水陸途次仰見  
聖天子六飛所屆皆奠安黎元萬年休養之計豈特省  
耕省斂補助一時已哉竊考之依古以來水土之功莫  
尙於禹抑鴻水乘四載勤勞天下明德遠矣然時方苦  
昏墊而禹受帝命作司空不寧厥家亦其宜耳我

皇上履九五之尊席重熙之運無祁寒暑雨之吝厪已  
饑已溺之念兢兢業業日昃不遑禹之胼手胝足以勤  
溝洫未云勞也臣構昧無足仰窺萬一謹從國人舟子

之後撰述聞見聊備記言記動之職云臣錢維城謹記

古畫記

古絹畫高八寸寬八寸十分寸之七山半城城樹一幟  
溪沿山之足騎而軟巾便服過溪急行者一甲胄腰弓  
矢馳而追者三持矛而刺者一一人回馬背指若將告  
者爲一隊騎而旋山之麓將出者二執大旗一人步而  
從騎而從若將出者七從而見其首者一爲一隊旗而  
未出山者一隊按昭烈乘的盧騎走渡襄陽城西檀溪  
事頗類此然世語載過溪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差  
不合又的盧白顛今馬純白將畫者未深考耶抑非耶  
翰林陸丹叔買之市以示余余不能定誌其疑俟博雅

好古者

秋田綏順圖記

臣聞業有由致功有由成鬼方雖遐三年已憊若廼虞  
階敷德苗格七旬可謂捷矣要亦有心求之不然胡輟  
戈鋌而蹈干羽

皇帝天覆寰宇漸潭羣生外薄四海安養卽敘在昔策  
妄跳梁其部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弗善也去之俄羅斯  
離中國絕遠其曾孫渥巴錫聞

皇帝全定西域回面萬里外挈部而歸夫豈招徠底致  
長駕遠馭哉春風動而蟄蟲自出大海溟而百谷咸宗  
如是焉已時

皇朝行猶木蘭至於伊憐其部長入覲拔地搏首涕洟  
踴躍若孳子久擯而乍投父母之懷也

皇帝坦誠布信同仁一視其長歡溢始圖撫膺恨晚同  
時四十八部雀喜溢怵睢盱而言曰大哉昊天四極所  
仰於今真見中外一家若此其極盛也斯事體大雖使  
馬遷執筆相如操觚莫能綜其綱領

皇帝親灑宸翰日不逾晷洋洋千言推本

祖烈迺釐穹絳崇功曠古行所無事閱論發蒙知幾其  
神廣矣大矣孰克量矣美矣盛矣難名言矣昔唐太宗  
僅俘頡利闔立本作王會圖臣竊陋之顧慙謏劣遭逢  
至治得睹千萬年未遑之盛典讀千百王未著之

聖文無所發揮心氣抑塞輒竭思慮繪秋田綏順圖一卷進呈

乙覽豈以藻寫乾坤亦自摠肖翹鼓舞之忱云爾因爲頌曰

皇矣惟

天

皇帝位之附土蠕動孰自外之有其外之如去所生既歷四世侏然來庭方來未來羣議嘲啁

皇帝曰嘻其來曷謀

皇帝曰俞汝來曷憂惟

天所生惟我所子日月大光奚有萬里惟明弗曠蔽於



一指儀則九重一晝夜耳却特舊部四十八家四衛全  
歸蓋族無它豈惟無它震俄羅斯曷敢來言奪子於懷  
豈惟無言將赧厥醜盍歸乎來渥巴錫後遡風奔奏夫  
豈一方油雲汎濩開我明堂

聖功不有謙尊而光惟

天之錫惟

祖

宗之烈惟

聖母之慶

總督阿公招諭金川記

乾隆二十七年黨壩土舍與其土司爭襲職不得土舍

棄去爲僧其頭人奔金川土舍者土司之宗人頭人其部長也先是金川酋狼卡與小金川相讎乾隆十三年上命經略大學士傅公討之狼卡肉袒詣軍門降釋而遣之卽黨壩之嶺交金川者名之曰滅金以爲界至是奔者潛引狼卡襲奪滅金嶺侵諸土司總督開公令九土司合攻之官給其餉四年未克狼卡益攻黨壩額弼令其壻巴底別攻巴里卡卡山梁並據之三十年阿公爾泰以山東巡撫擢四川總督旣抵任會九土司請餉公曰餉不可與九土司亦自衛耳利吾餉金川卽易破不可得左右咸曰宜與公曰吾非吝餉也誠破賊賞之倍所給也可坐而得餉是以餉泰九土司而賣賊也卒

不與未幾九土司果以力疲告願息攻公具以狀聞  
上命公招狼卡卽不來親往諭之三十二年九月公承  
命出維州九土司咸會遂至雜谷腦狼卡遣頭人持狀  
懇九土司無故見攻前後遣使十數輩皆被抑不得申  
公叱之歸告狼卡速來否者吾率兵且進頭人股慄去  
遂進歷梭磨卓克基松櫚黨壩越十二日至滅金嶺狼  
卡已待嶺下公留兵及九土司於後獨與數十人肩輿  
下番兵露刃夾道見公皆俯伏獨一人立公遙指之曰  
此必狼卡何獨立狼卡乃跪曰狼卡謹謁公曰而隨吾  
與來稍進至拉必斯滿去酋梅三十里設帳坐狼卡與  
其上舍頭人俱見番民觀者千人狼卡具述爲九土司

所究狀公曰狼卡爾忘

朝廷之活而命耶曩者經略大學士奉

命征爾爾如釜中魚不翦爾土宇不殲爾宗族憫爾之  
愚赦爾之罪以有今日今無故侵黨壩巴旺諸土司地  
擄其牲畜民人及命九土司討復與抗普天之下尺土  
一民皆

皇帝有

皇帝仁覆萬物視之無遠邇大小爾頑不知爾罪不赦  
九土司何罪且爾之自爲計亦甚愚

皇帝德威遠播準夷回部自作不靖一舉滅之闕地二  
萬餘里自古不臣之國皆稽首受命爾金川比之曾不

及其一部顧欲負固恃強何所逃死於是狼卡頓首曰  
狼卡知罪矣雖然寧死不爲九土司下惟公命公曰爾  
之滅亡不必煩天兵卽亦不在九土司爾卽強人民幾  
何頻年用兵男婦不得耕作射獵餓不得食寒不得衣  
強者死戰鬪弱者死守禦死轉輸不數年死亡且盡爾  
何恃以抗人且爾民寧盡死而爲爾用耶卽爾土舍頭  
人父母妻子不相保苦汝久乘間且爲變譁者揚聲宜  
之時觀者益衆伏帳外皆歔歔狼卡左右顧土舍頭人  
皆色動公曰爾妻懼禍旦夕作居高樓積薪以待爾思  
室家之樂何如平時爾子女俱長諸土司無敢與通婚  
姻爾遂將老死而無後乎且何顏以對子若女語未竟

狠卡失聲哭曰有生以來未始得聞此言也願悉退所  
侵地毀所築碣反其民畜世世不敢負

朝廷公察其誠宜

上命赦之遣使與其頭人偕一如戒是役也不煩一兵  
而數年桀驁之酋拱手而受約束蜀之人咸多公功余  
耳熟焉三十三年冬公朝京師問之益悉而公謙抑不  
自居余以爲有古大臣風間以語同官綽公綽公曰固  
知之公初爲右江道時安南有別部曰梗韓喀喀得罪亡  
入邊安南追之傷邊兵總兵官某以犯邊告巡撫某公  
將徵兵且以讓公公報曰彼自追逃人誤傷耳急則滋  
事發一紙諭之縛傷人者來事且定總督策公獨竒之

屢薦得大用其諭金川猶夫初耳蓋余之知公晚矣筆之俟作史者採

於潛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學者重道德今之學者重科名重道德者薄文辭重科名者攻舉業二者若背馳然非也文不足以載道不可以爲文道不足爲世用不可以爲道鄉舉里選成周用以取士然行之後世弊且甚於科目糊名易書法密而弊不止然名公卿亦出其間是則取之法不必同而教之法三代至今不可易也今之縣學卽古鄉學今之太學卽古國學是在端其所以教者耳

朝廷取士之法廣矣有鄉科有會科有博學鴻辭科

天子巡幸所在有詞賦科學臣有選拔科鄉會期三年  
鴻博詞賦無定年選拔期六年今更定十二年鄉會以  
省定額鴻博無定省無定額詞賦有定省無定額而選  
拔學一人寧缺無濫夫寬其期以養之因其地以甄之  
而患無真才患有遺才吾不信也鄉會糊名易書鴻博  
詞賦糊名不易書選拔不糊名易書鄉會詞賦取文藝  
鴻博由大臣薦

天子親策之選拔由教職縣令就高等弟子行優者冊  
上郡郡守核實冊上學臣學臣試之縣不數人或十數  
人拔其一以貢太學故科名莫豔於鴻博選拔雖未及  
鄉會而取之之法加詳夫學校縣府甄其文行而後試



之此亦鄉舉里選之意也待以三代之士試以古聖賢  
之文寬去今時之法士之與斯選者宜何如哉卽士之  
不與斯選者宜何如哉於潛爲杭郡屬邑處萬山之中  
士風樸率不與郡同百餘年來科名絕少張子義年余  
選拔士也爲邑訓導見學宮傾圯茂草攸宅與知縣張  
君奕教諭張君長埤捐俸倡新之邑紳士踴躍恐後自  
殿宇門廡崇聖名宦鄉賢祠次第舉別建文昌閣於前  
役始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春訖庚寅冬告成張子寓  
書於余屬爲文以記歲月余惟今之士宦大都苟安無  
事而已其令僻小邑則益自頽放有志者習勤敏博選  
調非有休戚相關於邑士民者也而教職大都貧且老

圖便安耳教諭張君舊所識與張子皆少年力學士知縣張君雖未謀而然能憫士風之不振科名之寥落毅然以鼎新學舍爲己任其去俗吏之所爲萬萬也黃子瀛元余於潛所拔士以辛卯成進士入詞林適當學舍告成之明年誰謂爲之而無其效哉顧惟克副乎科名之實而不徒以其文則務端其所以教者以繼起將來之盛是則三君子之責也夫